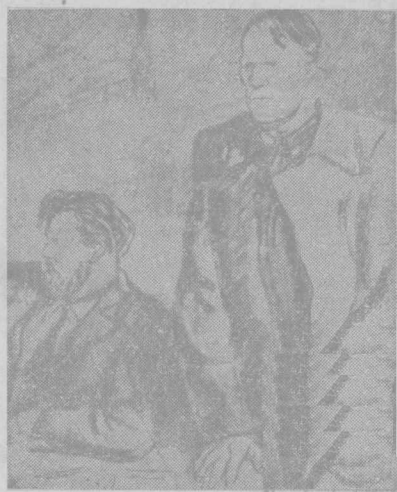


學 者 叢 刊

IV

關 於 知 識 份 子

聶 紺 弩 著



潮 鋒 出 版 社 刊

刊叢者學文

IV

子份識知於關

著弩紺聶

印刊社版世錄潮海上

目 錄

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	一
關於哀悼魯迅先生.....	七
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	一〇
創作活動底路線.....	一六
父親.....	二八
沒有青年的國.....	三四
「愛智廬」.....	三七
道統論.....	四二
談「封神榜」.....	四六
關於「世界文庫」底翻印古書.....	五一
關於知識分子.....	六六
金聖歎底意識問題.....	七一

談「野叟曝言」.....	七四
再談「野叟曝言」.....	八七
天文家是不爲什麼的麼？.....	九三
談雜文.....	九七
我對於小品文的意見.....	一〇一
談娜拉.....	一〇三
阮玲玉底短見.....	一〇七
我與文學.....	一一一

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

走近十月的河邊他停息了！

——田間——

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那走在前頭的，

那高擎着倔强的火把的，

那用最響亮的聲音唱着歌的！

那比一切都高大的背影倒了。

在暗夜，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在暗夜，

風吼着；

拔倒參天的古木，

捲起破碎的屋瓦，

捲起一切可以捲起的東西，

打向我們底行列——

這悠長的行列，

這肅穆的行列，

這憤怒的行列！

那引頭的背影倒了！

在暗夜，

雨淋着，

在我們底頭上，

在我們底身上，

在我們底心上！

泥水拖住我們底腿，

無花的薔薇刺進我們底腳心，

一切骯髒的東西濺在我們底身上！

我們是一條悠長的行列——

飢餓的行列，

襤褸的行列，

奴隸的行列！

那走在一切人前頭的背影倒了！

我們是強健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勇敢的，

然而受傷了！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沒有一點傷痕的，

不在我們底行列里。

那傷得最厲害的人倒了！

他是我們中間的第一個——

第一個爭自由的波浪，

第一個有自己底思想的人民，

第一個冒着風吹雨打和暗夜底一切，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高唱着自己底歌的人民。

這第一個人民倒了！

驚天動地的響聲，

晴天霹靂般的響聲，

我們中間的第一個倒了！

那高大的背影沒有了！

那倔强的火把沒有了！

那響亮的歌聲沒有了！

千萬人底號哭，

千萬人底喊叫，

千萬人底悲痛，

贖不回這無比的損失！

高大的引路人，

你知道麼，

誰在哀悼着你！

前面是平坦的路底邊沿，

白天地邊沿，

晴明底邊沿，

能够忘記麼，

你第一個向它走去的人！

安息吧，親愛的朋友！

永別了，人民底同志！

我們要從你底屍身上走過，

踏着你底肉和骨和血，

踏着指引過的路，

用我們底眼淚，

用我們底歌，

用我們底腳印，

造成你底墳墓！

願你底英靈永遠和我們同在！

你的週月祭

關於哀悼魯迅先生

幾十萬羣衆到魯迅先生靈堂去瞻仰過遺容；上萬的羣衆眼睛里噙着熱淚，心里含着悲哀，口里唱着「哀悼歌」和「安息歌」，肅穆地送魯迅先生底靈柩下了葬。在出殯的時候，幾千人密集在萬國殯儀館的草場上，大門口，乃至馬路上。一聲喊：「有人願意拿花圈麼？」回答是聽不清，看不明的一片嘈雜和騷動，於是幾百人變成「花圈隊」了。一聲喊：「有人扛輓聯麼？」馬上又是幾百人變成「輓聯隊」了。「唱輓歌的人集合！」成千的人就在一塊兒發出他們底沉痛的歌聲了！

連日以來，我們在報紙上看到全國各地追悼魯迅先生的消息，那些消息代表着各地更多的羣衆底眼睛里的熱淚，心里的悲哀，和沒有瞻仰遺容，沒有參加送殯的行列，沒有當上「花圈隊」，「輓聯隊」，「輓歌隊」的遺憾！你們看見過這樣的「輓聯」麼？一塊比手巾大不了多少的骯髒的白布，上面寫着像初小一年級學生底傑作一樣的字跡，從那字跡所表示的是一種最簡單的言詞：「魯迅不死！」或者「哭魯迅！」下面呢，有的是一大堆的名字，那些名字，我們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碰見過；有的却一個名字也沒有，代替的是「××工人識字班」，「××店員讀書會」等等。他們也許每人只湊出了一兩個銅版，也許連一兩個銅版也沒有湊出，不過利用了一塊現成的白布。然而他們底悼詞，却

成了輓聯隊爭奪的對象，不用說，也就成了優勝者底錦標；至於有些用華麗的質料，工穩的言詞做成的，耀眼的，達官貴人們底東西，在這場合，却悲哀地枕藉在人們底脚下受着踐踏，最後才由失敗者們赧顏地舉起。像那樣的輓聯，全國各地只有更多，多到不該有多少倍，如果集合起來，那該是一個多麼沉痛的壯觀呢！

然而我們現在還沒有用任何方式來哀悼魯迅先生的自由！假如現在有幾百萬，幾千萬乃至幾萬萬的羣衆，要同時在一個地方來追悼魯迅先生，要用一個盛大的游行來紀念他，是完全可能的麼？恐怕誰也不能有肯定的答復。從「出殯路由」底被限制，從那些用骯髒的、劣拙的輓聯來向魯迅先生表示敬意的人們，簡直沒有機會來送殯的這些事實看來，我們所有的自由并不比一個囚徒所有的還多。有毫無限制地哀悼魯迅先生的可能的地方，在中國的版圖之內，實在是太少了！在這樣大的限制之下，公然有幾十萬羣衆來瞻仰遺容，有上萬的羣衆來送殯，有更多的羣衆在全國各地完全自動地追悼着他，這對那些說魯迅先生不過是個「孤獨的老人的身影」，「多餘的人」的先生們，是多麼清脆響亮的耳刮子啊！

我們應該知道，在那些此刻現在還有着權力的人們，要「國葬」他們底死者，要花百萬千萬乃至萬萬的金錢爲他們底死者造一所墳墓，是容易的；要下令全國下旂志哀，要把一省、一縣、一條馬路、一個公園改成他們底死者底名字，要在許許多多的公共場所豎立他們底死者底銅像以及其它的任

何紀念方式，是容易的。然而一小塊骯髒的白布，一個真誠地從民衆心坎里流出來的字，一個自動表示哀悼的人民，如其他們需要，恐怕就只有來向魯迅先生這裡借去了。

有權力的人，什麼都可以做到，而且也無需自己做，自然有些「奴隸總管」巧立名目，不擇手段地來逢迎主子。魏忠賢當權的時候，全國都有他底生祠，并且還進過聖廟，和孔老夫子坐在一塊兒；只是你不能問他怎樣死以及死後的情形！讀過「水滸傳」的人總該記得「生辰綱」這個名詞；那就是那時候的聖君賢相們底德政。可惜我知道的歷史掌故很少，不知還有沒有「結婚綱」，「生兒女綱」，「娶媳嫁女綱」，「添孫兒孫女綱」等等名目，縱然沒有，如果他們要做也一定可以做到的吧。做到了怎樣呢？那結果我們已經知道了：第一，是「水泊梁山」；第二，是東南半壁的偏安天下；第三，是偏安天下也一齊完蛋大吉！嗟乎！「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而使人聞風興起，稱道不衰。有人說：「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我說：不！那些齊景公，魏忠賢以及宋朝的聖君賢相，縱然在生前，要是和我們底魯迅先生相比並，老百姓也是一望而知。正像魯迅先生所引用過的話：「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

魯迅先生逝世後十二日

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

最近一期的「文學叢報」上有一篇胡風先生底文章：「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在那篇文章里頭，作者提出了一個新的創作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我以爲這是值得我們注目的。文壇上已經有了比這更簡鍊的創作口號，那口號已經發生了不小的影響，不但文學，就是一般藝術的領域都正在應用着。這影響就證明它有着大的適用性，不應該忽視，抹煞，或輕率地作字句上的吹求。不過現在這個新的口號，却更明確地更不含糊地指出了現階段文學底內容底特質；更明確地更不含糊地指出現階段的作家所應該努力的方向；一切的誤會，曲解和野心底利用都不容易加到它底頭上來。這是這口號最特色的地方。

爲什麼要提出這口號呢？作者說：

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更加迫急了。華北問題發生以後，整個的中華民族就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因爲這，人民大眾底生活起了一個大的紛擾，產生了新的苦悶，新的焦躁，新的憤怒，新的抗戰，凡這一切形成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當然向文學提出反映它底特質的要求，供給了新的美學的基礎。因而能够描寫這個文學本身底性質的應該是一個新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

的大衆文學。

作者又說：

九一八以後，反帝運動底最高形態發展了民族革命戰爭，在文學上也得了反映，到最近且已爭得了一些成功的紀錄。在這些作品里面我們看到了民族英雄底比較真實的面貌，人民大眾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所表現的英雄主義，尤其是民族革命戰爭和人民大眾生活之間底血緣關係。這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底先驅，是提出這口號的作品的基礎。

同時，作者強調這一口號底現實的基礎說：

第一，在失去了的土地上面，民族革命戰爭廣泛地存在，繼續地奮起；

第二，在一切救亡解放運動里面，抗敵戰爭——民族革命戰爭底運動是一個共同的最高的要求；

第三，人民大眾底熱情，底希望，底努力，在醞釀着一個神聖的全民族革命戰爭底實現；那戰爭能够團結和動員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不願做漢奸的人民大眾；

第四，從太平天國運動到一二八戰爭的一切偉大的反帝運動，只有從民族革命戰爭底觀點，才能够取得真實的評價……。

不錯，用民族革命戰爭答復帝國主義，尤其是某一個帝國主義底無厭的侵略，是一切不願意做亡

國奴不願意做漢奸的人民大眾底共同的最高的要求。在有什麼出什麼的號召之下，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做漢奸的作家，都應該把他們底筆和一切力量用在民族革命戰爭底實現、擴大、響應和勝利上，都應該面對着這一偉大的現實。無疑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在現階段上是居於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說：「會統了一一切社會糾紛的主題。」

這樣說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絕不是今日以前的文學底全盤否定，倒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底高度發展。這一點是有些在文壇上提出或響應一個創作口號的論者所常常忽視了的。作者不但強調了九一八以後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先驅」即「提出這個口號的作品的基礎」，并且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了如下的估計：

五·四以來，形成了新文學底主流的是現實主義的文學，反映了人民大眾底生活真實，叫出了民大眾底生活欲求的文學。然而，在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大眾底頭上，貫串着一切枷鎖的最大的枷鎖是帝國主義，它底力量伸進了一切的生活領野，在人民大眾里面散播毒菌，吸收血液。所以，新文學底開始就是被民族解放底熱潮所推動，人民大眾反帝要求是一直流貫在新文學底主題里面。

所以從現實生活要求產生出來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不但承繼了九一八或五卅以後的創作成果，同時也承繼了五四的革命文學底光榮的傳統。在那麼一篇並非長篇大論的文章里面，作者底說明却是很縝密的。

既然民族革命戰爭是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漢奸的人民大眾底共同要求，既然這神聖的戰爭能夠動員一切不願做亡國奴漢奸的人民大眾，既然每一個作家都應該爲這戰爭底實現、擴大、響應和勝利而努力，那末，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之下，文壇上的聯合問題，就必然會被強調了。聯合或聯合戰線底意思，無非說，只要是不願意做亡國奴漢奸的作家，只要他能够給民族革命戰爭底總陣線以多少幫助，那怕那幫助是間接而又間接的，都應該不管他是什麼出身，不管他參加過怎樣的派別，不管他有過怎樣奇特的見解，甚至不管他曾在文學領域里傳播怎樣有害的東西——一切不管，從現在起，大家攜起手來，向共同的目標進取。

然而聯合底意思却没有把一切不關宏旨的個人的東西統一起來，也並不需要每個作家都寫和別人相同的作品。反之，每個作家都可以從各不相同的視角去選擇他所研究熟習的題材，用他自己底筆調去描寫。我們固然需要歌頌民族革命戰爭表現民族革命英雄的詩篇，同時也需要表現封建剝削之下的人民大眾底生活苦痛和鬥爭，需要暴露漢奸賣國賊以及一切沒落的官僚買辦底腐敗生活底醜態，……並且在那些作品里面都不難指出只有民族革命戰爭可以解除人民大眾底枷鎖，結果漢奸賣國賊們底壽命。老實說，只要作家不是爲某一個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色情的東西來麻醉大眾，減低大眾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一口號之下聯合起來。至於每一個作家都應該積極地參加種種救亡運動或進步的文化活動，在各人底生活環境里發動種種反